

## 沉浮幻变说瀛洲

谢志

伏,延绵绵绵……

夕阳黄昏,沿江步头泊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。一排排高矗的桅杆挂满金色的晚霞,纤绳悠悠,缠绕在堤壁的铁环上。从船上飘出的袅袅炊烟,弥漫着水上人家的甜蜜与辛酸。被绳子缠在船头的孩子,玩弄着挂在颈上的大葫芦,对着岸边的小狗招手,说着大人们听不懂的话。江风阵阵,送来古寺梵音,如诗如梦般优美飘忽,倘若当年唐人张继夜泊于此,定会吟出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佳句,可惜那隽永悠然的意境,今时已不复存在。

或许是那年上游筑起了一道道拦河坝,又或许是水资源真的贫乏了,下游的江水一年少过一年,以致泥沙淤积,河床裸露,江面也慢慢变窄了,那成群的鱼群的小鱼儿也不见了踪影,原来江水浸过人头的地方变成了菜园蕉地。江水啊江水,你去了哪?江水少了,再看不见千帆竞发的壮观景象,再听不到花衫渔女的织网小调,也没有了江畔夜半朦胧的渔火,千年热闹的步头从此萧条冷落,昔日浓浓的水乡悠情,渐行渐远,涨落落的江水,涛声不再依旧,年复一年,这里被一层又一层淤泥杂草覆盖,臭气四溢,没有人愿意走近它。

刚好三十年,河东又河西。孤独的瀛洲,在寂寥中等待,终于守候到改革春风吹绿一江两岸,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,市政在这里填滩造地,再筑长堤,清除了陈年堆积的污泥垃圾,落实了河长监督制度,整治关停了沿江的污染源,让江水变清。同时,平整长堤路面,铺设沿江栈道,安装景观照明,重塑瀛洲岸畔的鸟语花香,江景如画。

新建的瀛洲公园,因邻近瀛洲墩而得名。在园区,常见许多义工为创卫出力流汗,在园区植树种草,浇灌花木。现在园内已是满眼郁郁葱葱,绿树成荫,每到春回大地,火红的木棉花刚刚开过,掩映在浓绿里的凤凰花又开始芬芳怒放。那些髯须飘飘的细叶榕,枝叶婆娑,就像一把把绿色的大伞,支撑在公园的曲径回廊,为游人遮阴送凉;那些高贵的树木,喜欢在夜静人稀的时候散发清香,为幽会恋人营造浪漫的情调。

园区内,矗起了传扬冼夫人丰功伟绩的城雕“高凉鼓韵”,重建了纪念古代清官的“尚义各区”牌坊。这些景观,古韵悠长,引无数游客驻足瞻仰。瀛洲,正向着现代文明迈进,它的沧桑巨变,为创造美丽家园,构建宜居城市增添了光彩。瀛洲对面是耸入云天的粉塔,



瀛洲公园一景·高凉古韵

还有古寺、名树、庵群、道观、高州府阿婆庙……这些古城独具风韵的名胜,近在咫尺,你又可曾举步神游过?

每当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一江两岸,烟火迷离;灯火阑珊处,流光溢彩的瀛洲大桥,夜幕飘飞,如金珠银珠洒落江面,扬起了水雾,随风放送,不知不觉就湿润了你的鬓发衫裙,让人忘情其中,乐不知返。行走在弯弯曲曲梦幻如虹的瀛洲栈道上,赏滴翠桃花,看渔翁摇篙,听暮鼓晨钟,还有那一束束老旧的怀念,伴着涛声,融入了悠

长的思绪……

这是一片有着深厚积淀和冗长渊源的江岸啊!在它的脚下,掩埋着一代人遥远的记忆,尘封着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城南旧事。水上人家泊在江边的帆船,如今驶向何方?那一道道叠满脚印的担水路,是否还留在深埋的浅滩里?渔人用绳子缠在船头的孩子,现在一定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了。

漫步在春风里,看舞翩跹,歌盛世,抚今追昔,帆影碧空尽,剩下的瀛洲,还在沉浮幻变,年年岁岁……

这是一片有着深厚积淀和冗长渊源的江岸啊!在它的脚下,掩埋着一代人遥远的记忆,尘封着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城南旧事……

——题记

迷一般的瀛洲,沉浮幻变,它是古城最独特的风景。

悠悠鉴江水绕过上宫湾,流到观山脚下又转了一个弯,温顺而下,碧波柔情,隐隐绰绰,衬托出水渚瀛洲的婀娜和那神秘的风姿。

水渚瀛洲,其实就是一个绿岛,一个被流到这里分开的西南二水夹在中间的孤岛,俗称瀛洲墩,大约有几十亩沙积地。传说那是一块“龟地”,远远望去,总觉得那里地势很低,但没人见过这孤岛被江水淹没过。老一辈人说,瀛洲墩形似乌龟,吉祥高寿,是古城的风水宝地,它会随水位的涨落而沉浮,即使洪水暴涨,城南一片汪洋,它依然昂首水面。千百年来,扑朔迷离,至今无解。

以前,这里是渔人凉网驻歌的地方。每当夜幕降临,月上梢头,归帆的渔民,满载而归,泊泊滩头,闲坐在沙滩上,抽一口喷香的水烟,饮一壶故乡的老酒,哼几句古朴的山歌,抒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,那粗犷悠长的高凉俚调,伴着

## 茂名印记

### 旧光阴·老月饼



2003年9月2日,中秋前夕,茂名市计星路河东市场门前街边,售卖月饼的摊档生意兴旺,当年还有很多纸包装的圆筒月饼摆卖,深受市民欢迎,现在这种月饼成了一代人的记忆。(黄信涛)

### 白月饼和黄月饼

梁郁强

小时候家贫,能够填饱肚子便已经是幸事。芋头、番薯永远是饭桌上的主角,偶尔能够吃上一顿玉米或马铃薯便是美味,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从不敢奢望有大鱼大肉出现。那时候的我对所谓的应节食品更是毫无概念,什么元宵要吃汤圆啦,清明要吃青团啦,端午节要吃粽子啦,中秋要吃月饼啦,更不要说重阳要喝菊花酒了。那时候的我只是迷糊地觉得,只要家中稍微有一点好吃的东西,那肯定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了。

很小的时候我便知道,过节,永远是别人家的最热闹。稍微大一点的时候,我更懂得了,对于传统节日,不同的人家会有不同的过节法,毕竟,节,还是要过的。比如说中秋节,它于我家而言是一个仅次于春节的重大的节日。那天,家里除了买一些肉改善生活外,还必须要做一个类似“饼”的东西。那时候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拿来买月饼,所以,聪明的奶奶用一些糯米粉为皮,和以碾碎的花生米、芝麻少许的糖为馅做一些圆形的糖心糍来替代。这就是我家特制的“月饼”了。在我的印象当中,我6岁之前都是吃着奶奶特制的“月饼”过的中秋节,还记得每次在赏月的时候奶奶都说:“看呀,我家的‘月饼’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洁白啊!”

我7岁的时候,终于品尝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块月饼。那年,中秋节已过,国庆节的时候远嫁珠海的三姑回家探亲,她专程从上面带了一个大月饼下来。当我放学回家,见到陌生的三姑的时候,我直往奶奶身后躲,奶奶笑着说:“这孩子没有见过世面,怕

生!”三姑连忙说:“傻孩子,快过来,看看我带了什么东西给你啊!”三姑拿出了那个月饼。“看,这是月饼,专门带给你们的,快洗手来吃哦。”我撇撇嘴,“为什么你家的月饼是金黄色的,我家的‘月饼’是白色的,你能告诉我月饼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吗?”三姑听了一脸愕然,当她知道了是什么回事的时候,抹了一把泪哽咽着对我说:“月饼刚刚做好的时候白色的,我的这个月饼变老了,便成了金黄色……别说了,快去地里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叫回来,我们大家一起吃!”

真的,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月饼,外面的那层皮酥酥的,里面的馅儿奇香无比。这该是在我所有味觉记忆里最香的东西了。吃完月饼,我对奶奶说:“奶奶,你做的白色的‘月饼’比不上三姑的金黄色的月饼,等我以后挣钱了,每年中秋,我一定给你买多多这样的月饼吃,好吗?”三姑和奶奶都笑了,“这孩子……”

从那时候起,月饼的美味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也很清楚地记得我对奶奶说过的话。幸好,在我8岁的时候,分田到户,爸爸、妈妈都是勤奋之人,很快我们家便走出了困境,生活也越来越好。每年的中秋节,我们都吃上了金黄色的月饼。我23岁的时候,终于师范毕业,那年秋天,我用工资买了一个大大的月饼拿回家。

现在,中秋将至,不知不觉想起少时的中秋往事,心里还是感叹不已。其实,无论何时,何地,我都会永远记得奶奶做的白月饼的味道,也不会忘记三姑带下来的那个金黄色的月饼的香味。于我而言,人间至味是月饼。

### 初为人师的激动

刘广荣

“匪”等广州方言映入我的眼帘。我爱好语文,对文字有研究,很快念出了那几个字,男孩高兴地走了。

学校安排我教毕业班语文兼做班主任。那个男孩读四年级,可是他隔三差五还拿一些生僻字来问我。当我竹筒倒豆子般愉快地读出来时,男孩朝我点点头,一溜烟跑了。

那天作文课,我发现教室外面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以为他来找班中的学生,便走出向他找谁,他摇摇头。我回教室继续上课,老人却在外面静静地听了一节课。下课了,老人走来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。我们闲聊了一阵,老人一定要领我去他家看看。

老人的家离学校不远,是低矮的土坯瓦房。

我随老人步入屋里,门吱的一声关上了,屋里弥漫着一种浓浓的霉味。那个多次向我请教生僻字的男孩站起来羞涩地向我问好。老人介绍说那男孩是他的孙子。老人顺手拖了一张长凳,用手擦了擦请我坐下。厅子里摆着一张方桌。此外,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我朝里瞧了瞧,看见靠厅的房间里有一张破床,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当席。进了老人的家,我懂得什么叫家徒四壁了。老人指着男孩哽咽着说他孙子爱学习,但家里穷,很难筹钱供他上学。说着,老人便潸然泪下。我强忍住泪水连连安慰老人。末了,老人恳请我辅导他孙子写作文。我爽快地答应了。

回到学校,我一夜未眠。第二天,我找到那个男孩,叫他课后捎些山果给我,周末我带到城里卖了挣点钱帮他缴交学费。我还从床底下拖出一纸箱旧书送给男孩。老人感激涕零,教育孙子要听我的话,要认真作文。我几次辅导下来,那个男孩的作文进步很快。当个学期地级市举行小学生作文竞赛,他写的《红红的山果》获得了二等奖。老人知道后高兴得手舞足蹈,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给我送来了一篮鸡蛋……

我辅导老人的孙子作文,不过是举手之劳,却得到了这位山村老人的如此厚爱,接过鸡蛋,我的泪珠颗颗滚落下来。那是我为人师表后的第一次落泪。

### 那时钟声

郑国雄

那时学校那口钟真懒,敲一记才响一下;当!永远不变的唱词,却被我们听成不一样的乐曲。当它响三下的时候,是欢乐交响曲的序曲;当它响两下的时候,是欢乐交响曲的尾曲;当它响六下的时候,又成了学习进行曲的前奏。

那时我们在乡村小学,校舍简陋得很,无非四条瓦房:一条教师宿舍,一条学生宿舍,两条教室用房。铁铸的钟呈长筒状,悬挂在教师宿舍走廊檐下,敲钟的铁棒插在廊柱高处的砖缝里,由老师们轮流敲钟。

从下课钟到预备钟,时间间隔不足10分钟,安静的校园却被我们热热闹闹地搅成欢乐的海洋。

校园一角有三棵大樟树,高高的粗壮的枝桠上垂下几条长

束,作为毽羽,再往钉身上一插,就成了我们经久耐用的运动器具了。踢毽子有多种玩法:单人踢,双人踢,集体踢。踢法呢,可以用脚内侧踢、脚尖踢、脚跟勾……单人踢的时候,毽子自下而上,自上而下,技术娴熟的,几乎可以让毽子在一条直线上拉锯似的久久不会掉下来;集体踢的时候,毽羽在空中曼舞,乘着我们的欢声笑语,飞翔。

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当钟声响两下,虽然犹未阑,我们也不得不来个急刹车,纷纷跑回教室,坐下来喘着气的时候,当!当!当!上课钟响了,老师踩着钟声步上讲台。

我转到县城小学之后,就再也听不到那浑厚洪亮的钟声了。只见闹钟一般大小的电铃趴在墙头,听的是尖细清远的

“铃……铃……”声。

从读书的校园到教书的校园,回首已是40载。现在,我们的铃声很悦耳,很有温度。预备铃在悠扬的音乐中温馨提醒:“上课时间到了,请同学们迅速回到教室,准备上课”;下课铃同样的温暖动听:“下课时间到了,老师您辛苦了,同学们请休息一下”。

只是,在下课铃响之后,同学们不像当年的我们那样小鸟出笼,多数会拿起手机,沉浸在各自的喜好中。

这样的时刻,我常常想起我最初的小学,想起那振奋人心的下课钟:“当!当!当!想起我们的值日老师在铁钟下,盯着腕上的手表,只等时间一到,就郑重其事地举起铁棒,敲击铁钟,钟声响起,在校园内飘荡,飘到校外……”

### 小镇的猪笼饼

吴征远

的纸币,买一封伍仁月饼。

这一封月饼是八月十五祭祀祖先和拜月用的。那天晚上,父亲会把从河里捉来的小鱼炸好,摆上山里摘来的野菜,和简单的糖果,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庭院中吃月饼赏月了!一封月饼是不够吃的,父亲往往要到八月十五后,到镇上其它摊档再买几封便宜的月饼,那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!

但我一直没有吃过甚至摸过那挂在摊档上的猪笼饼。因为那时物质匮乏,即使是心心念念也不敢向父亲提这个要求!那时的猪笼饼是没有馅料的,将面粉捏成小猪饼,炸得金黄,然后放进三个手指大的竹篾编成的猪笼里。当红色的绳子系着蓝黄红相间的笼子吊在月饼摊上随风摆动时,就像是一串流动的音符,唱着美妙的乐章,那简

直可以把每一个孩子的魂魄勾走!但是,每次站在囊中羞涩的父亲身边时,我只能一边痴痴地看着猪笼饼一边咽着口水!那一年,我再次跟着父亲去赶集,目的就是看看可爱的猪笼饼。这次,父亲买了两封月饼,说是大家可以吃多点。正准备走的时候,碰到也来赶集的姨父。他见到我们,热情地打了招呼!可能是察觉到了我痴痴的眼神,他摸了一下我的头发,抱住我到月饼摊前对老板说:“给我买12个猪笼饼,分两串。”他把其中的一串递给我:“一串给你,一串给你表哥。”这幸福来得太突然,当姨父把那一串红色绳子串住的6个猪笼饼递给我时,我伏在他肩头大哭起来,这一串猪笼饼我等了好多年!

那一年的中秋是最快乐的,我把猪笼饼挂在简易的书桌上

常常凝视着它。早晨醒来时,看到那六头金黄的小猪还在睡觉,我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幸福的人。后来,第二年去姨父家吃年例的时候,我和表哥还拿出各自的猪笼来装石头玩!

几十年过去了,我父亲早走了,姨父也走了。定居在东莞的表哥说,今年中秋节回来一下,见见大家,吃餐便饭,聊句家常!听到这句话,我不禁流下眼泪来。几十年不见了,回来吧!我会带你到小镇上走一下。分界这个小镇虽说已经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,街容街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是那个月饼摊还在,猪笼饼还像童年时那样吊在摊档前静静地看着我们。你回到故乡时,会看见晚霞如诗,暮色似轻纱笼罩着街头!那随风轻摆的猪笼饼,粘满了淡淡的炊烟和浓浓的乡愁!